金壘子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五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閲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蜀漢三傑

古云千人爲俊。萬人爲傑。漢高祖謂蕭何張良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定天下。至先主始襲蜀。魏博士傅幹亦稱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

劉備名字巳在天下

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予謂孔明以治國爲賢相以策敵爲謀臣蓋兼蕭張而駕越之關張之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識君臣之分豈信可望是蜀漢三傑賢漢初矣唐明皇嘗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蓋意有所擬然宋璟無媿也說乾曜亦濫竽乎

劉備首事雖顛踣困頓中名字巳在天下矣曹操何等英雄眎天下亦何有然猶曰劉備人傑也曰劉備吾儔也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誠歎而

服之不能殺者。不可得殺也。袁術何人。語人曰。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吁。不聞天下有劉備。斯所以爲袁術耶

魏書稱劉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裴松之謂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既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今攷孔衍漢魏春秋劉琮

既約降曹操或勸備刼將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按備曰託孤不曰託國則魏書之舛巳明矣初先主歸徐州牧陶謙謙納之及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下邳陳登北海相孔融咸勸之先主遂領徐州謙之遇先主不劣於表也謙死謙有子商應二人而備遂領徐州以謙託也備無嫌於有徐州而迺獨以有荆州爲薄乎

三國蜀志先主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先主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北史後魏司馬楚之方劉裕誅夷司馬氏楚之逃匿得免及宋受禪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知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遂留事之其推誠待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按先主司

馬楚之皆以待人不疑消釋不肖之心因自免於倉卒昏夜之中故史稱先主得人心楚之得士心以予觀之乃不惟然漢四百年晉百年有天下而賊臣者一日篡之非天下心先主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楚之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方將以一田一旅有祀祖配天之志天下人心之所係也蓋名義所在其服人固已遠矣豈特一朝一夕之故耶然二客亦可謂義俠也予因攷春秋晉靈公患趙宣子之驟諫也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

感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
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漢梁王怨袁盎刺者至
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
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杜
林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
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
身推鹿車載致弟喪迺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
士因亡去崔琦以激刺梁冀冀怒遣琦歸令刺客

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輙偃而誦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蔡邕以中常侍程璜怨得罪與其家屬鉗髠徙朔方程璜女夫楊球使客追路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唐太子承乾以于志寧強諫大怒遣張師政往刺之見志寧憔然在苫塊中不忍殺乃去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取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半

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殺其賢。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宋張浚之討苗劉也。師次于秀州。嘗夜坐警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因如何。客曰僕粗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蓋鉏麑之不賊趙宣子。感於君臣者也。楊賢之不殺杜林。感於兄弟者也。張師政之不忍殺王志愔。感於父

子者也隱垣之卒以情告富人感於夫婦者也梁王之客不殺爰盎梁冀之客不殺崔琦程楊之客不殺蔡邕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於忠邪順逆之際者也由此觀之盜亦有道豈不信哉

拜官考史殆兩

拜官考史傳殆兩義一授而拜之一拜而受之三國蜀志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不肯受拜用費詩言大感悟遽即受拜此為授者拜者也宋書殷景仁丁毋憂葬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景仁臥疾

五年。及收劉湛。上夜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床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使爲楊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卽受者拜也。豈翅爲將軍。事亞登壇禮隆推轂。拜而授之。特異常典乎。宋之領軍。雖襲將軍之號。然制沿中壘。職掌內軍。有營衛之責。非征戰之寄矣

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後費褘繼之。

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務盡人之歡然事亦不廢夫以材則優劣之分懸以時則盛衰之勢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之治何哉孔明當其艱而文偉蒙其成也故孔明之勞蕭何之規而文偉之佚曹參之守也雖然孔明之治蜀也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朝會不譁市無醉人其帥師也所至營壘井竈藩籬障塞至圊溷皆應繩墨一月之行而去之如始至勤之以焉禕卒以歡飲沉醉遇害於降人蓋其曠達不

[illegible]言一事正相類

疑。潤防檢而名細微。所謂禍成於此。而兆見於彼矣

蜀志費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魏曹爽寇蜀。卒十餘萬。次于興勢。蜀假費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晉書苻堅率衆百萬寇晉。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禦之。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

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遂游陟至夜乃還二事正相類襦與安皆輔弱主制危國而當横敵苟見其弱人心擾矣故示之暇以内鎮物情外倡士氣此其略也

陳壽傳亮存略非所長

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將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故壽為亮立傳言亮將略非所長無應敵之材而北史後魏毛修之為崔浩言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兩書不同考孫盛異同

記云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父老云陳壽嘗
為諸葛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
瞻不能匡矯晉書亦云諸葛瞻亦輕壽由此觀之
壽特遠事瞻未嘗為亮門下而提壽者瞻耳壽之
詆亮蓋自以父怨故修之所傳謂也然大都蜀漢
亡壽入於晉為之執筆則紀蜀之君臣自宜無完
美詞是亦不待父髡然矣宋武事多鄙瀆務生性
極凶暴豈信史耶

晉書尚避難瑯琊為陶謙別將所殺操得而仇之者謙

曹嵩避難瑯琊爲陶謙所殺

曹操欺天罔人

也。夫雖有褊心。不忮飄瓦。復仇者不折鏌干。而操乃飄然飛檄於徐土。雎陵夏丘之民。至於坑殺男女數十萬。何爲乎。甚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蛇終日而不螫。則齧噬草木以致其毒。若操者。亦虎豹蝮蛇而已矣

古文苑載漢高祖手勑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問。生不讀書。又自不喜。謂讀書無所益。踐祚以來。時方出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高帝能責躬翼子。乃爾。彼大英雄人。披抉胸懷

以教其子。豈復有所隱飾哉。曹操征孫權。留子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時方二十三。思此時所爲。無悔於今。汝今亦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瞞平生欺天罔人。亡所不至。至是年六十矣。尚不知愧悔。乃復誑其子。眞可笑也

老瞞諱敗

曹操使阮瑀作書與孫權。至言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善戰者不諱敗。老瞞諱敗。乃至飾辭

於事主之前偷鐘者掩耳可笑

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陳孔琯爲袁紹檄曹操云操又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至隳突無骸不露果然則操一椎埋賊也然操別傳操引兵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天子聞之泣則琳言益不虐操死葬鄴爲疑冢若山於魏郡之講武城外漳河上纍纍相望凡七十二處夫操自拍人多矣能惜兒欲乎

何晏忠孝

何晏毋曲從操納爲小妻故晏幼處宮中七歲明慧若神操奇愛之欲以爲子晏乃盡地令方自處其中

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操知之即遣還豈以家知有何氏不知有曹氏故操不得而子終得遣還以國則知有曹氏不復知有司馬氏故師昭不得而臣終當見殺晏忠孝人也忠不忘公孝不忘本矣世說載其潔白魏帝疑其傅粉夏月以湯餅試之拭愈白知其非傅粉而魏略乃譏其粉白不去手此魏略用司馬家誣說耳豈信史乎亦猶梁冀之於李固冀忌李固使人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而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吁

既曰誣何所不至也世豈言晉世浮蕩之俗長自何晏乎觀傳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按晏任選舉如此蓋用世材矣安在其浮蕩耶然非偏公公忠不能當司馬家時爲此言也

小人害君子術不一端而可畏

觀鍾會善效人書其術鄙文也於劍閣要艾章奏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慢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自手作以疑之宋夏竦怨石介之斥已也因介嘗奏記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乃先遣女奴

惇恨不勸操篡元之預及見爾衍之隱

四

陰習介書卒敗伊周為伊霍又作介為張撰啓立詔草介以得罪小人之害君子其術不一端而可畏有如此

纂延大罪也阿黨極惡也奸諛之徒為之至有容易一死者可哀也已桓階初勸魏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平定二方然後遵舜禹之軌及操卒惇追削言發病死梁武九錫之出范雲欲預盛禮已病兩月召醫診視欲得速愈醫曰若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吁之即時愈恐二年不救雲曰朝聞夕

曹植庶幾有仲雍之志

死而況二年乎汗之果即起後二年果死惇死以恨不能早勸曹操之篡而云死以願及見蕭衍之篡也人死亦大矣死於疾病猶可而獨以此死其心乎

曹丕既篡漢曹植為發服悲哭植丕母弟也忠存漢室遠矣制於父兄狂以自廢庶幾有仲雍之志耶程篁墩東阿王詩曰我愛東阿王翩翩貴公子雖讀萬卷書日日弄文史已乖弟兄好更遂君臣理盜漢者何人胡不相諫止所以大道行重義不重

司馬懿稱疾不與政事

死。凄涼昔箕潁。掩卷吾不齒。當年何國地。寂寞小山址。諒無朱邑心。千載有餘恥。著論誠嚴然。頗誣東阿東阿尚媿美秦伯何全邑也

魏正始九年。帝稱疾不與政事。曹爽何晏謂帝疾篤。與黃門張當謀圖之。帝亦潛為之備。會河南尹李勝將詣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

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延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業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不復設備

按此一司馬懿既先以瘋痺譎魏武再三則不中嘗試於曹爽而輒墮其伏中然則非懿知得也盖爽輩愚失也

王祥遺命諱其所觸

魏志司馬朗年九歲有人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字人父於其子固不可耶顏之推云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迄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尚書王元景兄弟

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惟也。是則以字若不當諱者。魏鶴山先生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嚴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子弟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觀鶴山此說。又以稱字爲至重。非特不當諱之而已。夫子且可以字其父。況稱人父字於其子耶。然則二子之所執。蓋過也。後世自別號行。乃淼以字爲

王祥不忠 馮道無恥

至輕士大夫間不復知有字至於諱字者猶[illegible]遇倫儕輒舉號呼況尊行已者乎今也倡優隸傳徒販客皆軒然以道號相命則流弊之極不知如何也

魏之太尉爵爲侯晉之太保爵爲公朋肉以君奉其讐靦面以賈販其主事君不忠如此孰懿其孝哉君子曰王祥臨終遺命訓其子孫以信德孝悌讓五者爲立身之本不言忠豈諱其所闕與馮道臣更事四姓及契丹終其身富且貴因自號長樂老

人著書備陳累代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且自言孝於家忠於國其亡廉耻至此

阮嗣宗勸受九錫一牋深可毋作

阮嗣宗勸晉王進相國受九錫一牋深可毋作禁人之矛盾則莫若著明別被而登諸階步兵失矣然其言儗儗諸所比倫上以伊尹周公呂尚之事未又言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而勸以臨滄洲謝支伯登箕山揖許由固不必勤勤於小讓則其意指所亟亦不可以不察

始予讀李密陳情表妄意謂密奉祖母又故嘗事蜀

不肯奪其志盡忠孝之道成焉獨嘆其少喜爲朝爲孫逆言之過乃讀晉史孝友傳迺知密不久仕晉嘗以才能望內轉而不得失分懷怨拜漢中太守賜餞東堂奉詔賦詩末章有官無中人不如歸田之句武帝忿之免官卒於家然則密之情忿躁競又如此

晉李密故漢人陸機吳人也密辭太子洗馬陳情表云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而機謝平原內史表云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一頓吳於敵國一詆漢於僞

朝。雖二人之仕仇同。而士衡於其故國。猶區區為有禮焉耳

羊祜杜預

羊祜杜預同朝氣合。決策平吳。寔相後先。而祜身不被甲冑。不施衛行。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舉克成功。運帷決機。幄帳折衝。俎豆間自有人哉。彼棄瓢毀箕者。終豈表貴也

羊祜[illegible]

羊祜杜預皆有事於峴山。而預尤好為後世名。嘗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故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峴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以為後世必有存其

一者。而今碑與碩俱亡矣。若祜游憩感景悲傷危、酒之間。豈不深哀夫賢勝之湮廢哉。而後世祠而碑之。令聞令望。遂與此山俱傳。至今言峴首者。必曰祜。碩不得剖而有焉。此亡它。祜以其德。而碩以其功。而屭德之所遺遠矣

晉書稱唐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然嘗自敘於文帝座中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雖未明其遠。然觀一時英彥。未有以挫之。帝且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也。蓋

許之矣。則其素行。固在人也哉。始朝議以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欲用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對彬多材欲。而宗好酒。使立之言信。則彬行檢可知。而帝竟用彬。然異時伐吳之舉。衆方揚帆。而彬貸其將隆。屬疾淹留。以示不競。夫大者爭功。小者爭財也。而彬澹然於功名之際。多財欲者如是乎

人之驕奢豪貴乃有甚於者

昔王濟家。武帝嘗幸之。因設蒸豚。甚肥美。帝問之。曰用人乳汁飲之。帝變色而起。唐侯君集家得二

姬顏色殊異問之乃不火食止食人乳耳人之驕奢乃有至於是者晉苻朗之逃奔江南也每與朝士燕不用唾壺使兩小兒跪而張口承唾含出宋謝景仁性矜嚴貞潔居宇淨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月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焉人之豪貴遂有至於是者

何夔侈汰

三國何夔其侈汰而史稱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夔子曾又繼之以華侈至於不食大官所設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曾子劭又有父風一日之供

何曾任愷日食萬錢

麪以錢二萬爲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之所謂作法於奢者則變不爲亡罪矣自劭兄遵亦皆相競奢忲而遵子綏機羨劭子岐益以矜傲好陵傳人物於是鄉閭疾之如讐永嘉之難何氏殲焉蓋驕與奢相因而必至之禍有不俟數世而後見者爲人祖父所以貽厥子孫可不深長思哉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而曾子劭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又倍於父矣任愷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隋帝逍遥公翁治饌盡

毎食厨所棄猶不減萬錢。度日費又如何吁愈後愈靡矣。後山談叢宋仁宗毎私宴。閤中分獻熟食。是歳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其價幾何。對曰毎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毎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下一箸。輒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以天子且惜二十八千之費而不食乎如爾輩何哉

晋史謂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

簏以著書後須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謂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此語皆當世清談中語好財好屐卽累中之得失已判何待更試於閒忙間耶

剩傳之七　恥言財

朱子云財猶賊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余以爲晉崔洪手不持珠玉而迄全雅操桓玄手不離珠玉而大著宄節豈非近之爲汚耶然王衍之口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救爲王衍王敦而酌貪泉者亦何害爲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焉耳

晉世賄賂滋彰。鬲令袁毅尤爲貪濁。賂遺公卿。山濤爲吏部尚書。而餉濤者絲百斤也。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以筒中細布五十端。然巳爲司隸所糾。今縢此二賂。走權門之奴隸。其不抵而笑乎

晉書。表有賜客在鬲。使其子輿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輿。而輿妻父盧毓。毅亦盧氏壻。又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輿女。輿不許

爲恨因客啟帝免廙官削爵土元元明善在江西時行省參政朱瑄以明善有馬駿而瘠假爲從騎久之乳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浙江行省自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且元善坐免官削土亦仕宦得失常事耳然自此兩人徒負不潔聲於天下亦可鄙也古人守其清必以慎其遠小人也雖不惡而嚴有旨哉有旨哉

古人不容易拜人亦不容易受人拜惟父友則拜之

己人不容易拜人亦不容易受人之拜

爲人父友則受其子弟之拜事父友而不拜與爲人父友而不受其子弟之拜皆薄也晉荀勗諸子謂與系曰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君先君相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論非所敢聞遂不拜庾異行家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異行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異行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豈敢輕之乎遂不拜此皆不容易拜人父母也後漢侯司徒

欲與王仲回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耳未之許也。此不容易受人家子弟之拜也。馬伏波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伏波不答。松去。諸子問梁伯孫帝壻貴重。大人奈何獨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晉虞駿與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温拜駿。駿使子谷拜彝。此所謂父友則拜之。爲人父友則受其子弟之拜也。唐柳公

綽甚知張尚書正甫。公綽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公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謙太過。公綽作色不應。久之張去。公綽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而謝過。此事父友而不拜。與爲人父友而不肯受其子弟之拜者。皆薄也。晉荀松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

晉張華爲司空。中台星拆。兩星不相比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北周

兩人不信天道獨不徵人事

晉公護嘗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沉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卿既為王官。可依朝列。無煩別參寡人也。按天文志。三台星。上台司命太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華處皆亂之朝。護則驕擅已極。兩人不信天道。獨不徵人事耶。至於抵愛子之請。拒直士之諫。旋就刑誅。殉以

惜哉倫非其人

家族宇文護無責矣華之識達而不免不亦可惜也耶

晉元康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廢皇太后楊氏爲庶人徙于金墉城二年賈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九年廢皇太子遹爲庶人永康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害庶人遹于許昌四月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未幾復矯詔害賈庶人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帝位遷帝于金墉城論曰賈氏弑姑殺子且浸乎未有已焉肜與倫之殺之也奉天討矣謂

之矯詔何居。夫惠之不君。置而伐之。苟志安宗社。惡簒之有。惜哉倫非其人也

華廙守道

晉華廙。華表子。歆孫。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廙女。廙不許。因之削爵。後復封。因進爵為公。時河南尹韓壽。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復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廙雖不登台司。守道如此。益乃祖矣

賈充秦檜無子

晉賈充。宋秦檜。皆無子。然充妻欲後其甥。而殺其子於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於孳

[illegible]一事[illegible]孔明

古人權以隱避

妻之腹已以姦臣妬人國亦以妬妻育滅其家天道哉 稽事見齊東埜語十一卷朱子語類亦云

晉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庾亮侍講東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天子甚納焉昔諸葛孔明輔蜀嘗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送太子而元規能諫其上勿以韓子賜皇太子夫此一事也將取節焉雖謂賢於孔明不亦可乎

元經薛氏傳晉元帝爲瑯琊王蕩陰之敗懼禍將出奔而月明無由去有頃雲霧晦暝因潛得出成都

王頵先令諸關無出貴人。帝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與稗帝馬曰。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遂聽帝過。晉書王薈廞之子。從王恭起兵敗走。時年十三。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永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箠華數十。眾乃不疑。南宋袁昂。顗之一子。顗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罵之。遂免。北史周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陳墜馬。李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

術家應乃若此

罵之授以從騎。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縱之，以故得免。四事相類，此東坡所謂事有倒行而逆施之者也。春秋時，楚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蓋古人權以應變類如此。

晉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然自丁丑至禪宋為庚申，實一百四年。丁丑係西晉，庚申入南宋，所餘惟一百有二年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南宋武帝

景純知數不知理

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其應乃若此

郭景純知數而不知理也故憂其受之促而極欲以戕其生豈所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耶病其位之卑而著詞以申其志豈所謂樂天知命不憂者耶又曰璞自知所受有限用之恒恐不得盡故嗜酒好色過度干寶常誡之而不能更也然璞可謂立乎巖墻之下者矣非吾儒所謂知命也以其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

言頗近達。似亦能頹心於禍福之際者。至迺祿身被髮銜刀設醊。遑遑於溷圊之間。斯又何哉。史稱璞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夫以璞之術。能活居停既死之馬。而不能自延其日中將盡之命。以斯知術也固焉能如命何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各以一夫擅司命之權。盜天地以饕諸人斯欺人惑世之大矣。京房郭璞不良死而況其徒乎。夫禍不自免。何以福人

晉徐藻妻陳氏太丘女。與妹劉氏書云。因見偉方所

陳氏稱太丘女

作先君誄。極陳先君奉親事君。行已養民。立德立功。示之軌儀云云。而又云老莊者絕聖棄知。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益以備方之論未瑩也。晉世尚玄虛方波流。茅靡中而潛理中有此淵識。稱是太丘女矣

劉遐妻朱序母皆將材

晉劉遐朱序兩人同傳。而遐妻乃即續女。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援遐出於萬衆之中。及遐假節令淮陰卒。遐妹夫田防等欲為

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朱序領襄陽苻丕攻之序毋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敝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守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遐妻序毋蓋將材也

鄧攸棄子存姪

鄧攸與其妻逃石勒之難嘗擔荷其子與其弟之子也已而度難之棄其子君子曰其志可哀也蓋存者可衞也弟亡矣不再子也雖然棄其子可也棄

其子。子輒號而及之寘之木。加徽纆焉。使必無以爲生何哉

兇逆氣類相慕尚

王敦慕曹操。至詠其樂府歌。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桓溫慕王敦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兒蓋以氣類相慕尚如此

死而靈感衆於[illegible]代

孫太孫恩死海濱人猶傳爲仙。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死。河朔人皆稱爲聖。莊周云。跖蹻暴戾其徒誦詛亡窮斯民之直道安在耶晉王敦反疾已危明帝詔勑中外敢有不呼王敦姓名而稱王大將軍

者。以軍法從事。世說新語。南宋人作每稱王敦猶必曰王大將軍。何王敦死。而威靈震於隔代如此也

晉陶侃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作詐商舡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唐調露元年。突厥阿思德溫傅反。詔裴行儉討之。行儉詐為粮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收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

鳴鼓鳴角皆誤而成敗絶

出伏兵至殺賊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宋祥符元年王德用爲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覇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輜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以誘之於野於是鴻覇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良將師心匠意因敵設智事適相值而皆成功如此

晋桓温伐蜀師次笮橋李勢悉衆出戰龍驤戰歿衆懼温遽下令退師而鼓吏誤鳴鼓師遂進擊大破之宋柳元景討元兇劭元景水陸受敵劭兵執番

半渡而擊此兵策

克。而魯秀誤擊退鼓。邵衆遂止。元景延開壘鼓譟以乘之。邵衆大潰。隋王辨與王世充討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辨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大潰。不可救止。辨涉洛水竟溺死。事固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或鳴鼓。或鳴角。皆誤也。而成敗絕。豈非天耶

秦符融遣張蚝敗謝石於淝南。晉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遣

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列陣逼水非欲戰者也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陣少却欲因其濟水以鐵騎覆而取之軍退遂不可復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周尉遲迥之起義相州也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州隋帝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隋李密馳向洛

口。王世克夜圍偃師。冦欲待世克兵半渡洛水而後擊之。冦候騎不時覺此將出戰世克軍已悉濟。冦引騎而遁。夫俟軍半濟而擊之。此兵筭也。司馬子魚以教宋襄。漢以擊破大司馬曹咎於汜水矣。然陽平既敗於前。而惇與冦又接踵於後者。紀律不嚴。部分不明。號令不信。將威奪而士聽搖也。彼卽既迄濟。則背水無反走心。勝地在敵矣

晉史謝敷傳。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

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北史魏孝武帝西渡河入長安是歲二月熒惑入南斗衆星北流羣鼠浮河向鄴梁武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慙曰虜亦應天乎人謂梁武帝之慚亦定是求走不得走也然予觀晉時符堅稱帝于秦堅毋苟氏甚愛少子融融爲冀州牧代王猛將發苟氏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堅寢于殿前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

問知之鶩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當是時晉爲正統故在而應移於秦由此觀之非特虜主悲其妖遲老嫗一出入細故亦冥關玄象殆不可曉

何燕泉謂昭明太子統作陶淵明傳云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秔是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爲乎有妻子種秔之請予謂此固不足爲異先生家潯陽官彭澤相去百里蓋手信之往來有足以代面請者最有一節語不酬副傳稱淵明居無僕妾井臼自

任。而先生五子。乃皆異出。與子俶等疏有爾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語。先生婦翟耕鹽至於偕老。胡所出異母哉。先生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則先生年二十。固已悼亡矣。不知其得妾又自何年而早失之。妾豈無嗇亂。異母之子復是幾所。國風好色而不淫。大雅君子。正復不必以煩禮小嫌。齒自拘束。而貪賢之言。往往浮實。存而不論可耳

男女雖均所生。而男重女輕。世俗皆然。雖賢者不免

世傳經語甚不之

如陶靖節詩和郭主簿云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和劉柴桑云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弱子之樂至於忘華簪弱女可以慰情僅勝於無之而已此其辭抑揚輕重雖出於一時吟弄之餘亦可以見其情之所鍾也

學子中篇卷之二十五

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六

明上虞陳　絳用揚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劉穆之愧懼

劉穆之傳但稱穆之病卒而王弘傳迺言已平雒陽未遑九錫弘銜使還京師風旨朝廷時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竟不知穆之愧懼爲何事愧無乃爲夏侯惇懼無迺爲荀文

宋祖賜謝莊寶劒

若咸無取焉耳

宋世祖賜謝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莊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然莊亦巧言時中。幸而免矣。漢衛綰嘗病。景帝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易施。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當時以綰爲忠實。盖敬君之賜。當如是。

宋張禕爲晉瑯琊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

代其君父死

書此足厲薄俗

帝封藥酒一罌付禬使客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唐賈直言代宗時父道沖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聞而憐之詔減父死俱流嶺南兩人代其君父死忠孝竭矣賈偶不死非其志也

南宋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當死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薩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

四君　倉卒　暗夜　百許

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代出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賜帛二十疋按兄弟爭相為死難兄嫂又能以死從叓其夫尤難書此足厲薄俗

宋檀祗為廣陵相義熙十年司馬國璠兄弟亡命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暗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呼喚直上廳事祗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

不備。但打五鼓。懼之。以為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迺奔散。追殺百餘人。唐太宗永泰三年。詔四鎮北庭兵徙涇州。衆皆怨。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知邠州留後。乃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卒擒之。十四年。王栩為河中少尹。知府事。部將凌正暴橫。栩抑之。正與其徒謀乘夜作亂。栩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迺安。金

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在郡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倉卒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撾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宋馮瓚知梓州時劍外初平卒有亡命者散匿爲盜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鎭之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

兩公風格最要人

之擒上官進斬于市此數事者倉卒遇夜更變出奇事定而迄不擾易夬之九二暮夜有戎勿恤蓋四君以之

宋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齊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奉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

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眞喪氣而退告帝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而公風格嚴挺不以士大夫借天子要人可謂鯁正而時天子之能容爾要人之慕為士大夫其風致亦皆可尚也

宋蔡興宗以征西將軍開府儀同都督荆州被顧命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而

興宗子約仕齊遷司徒長史齊明帝爲録尚書輔政百僚脫屐到席約躡屐不改父子世直矣又蔡順之方雅蔡撙之英挺蔡凝之正色爰自子度已來百年高閥四代忠節國憲攸存家風不殞爲江左禮門休哉

言介 言惠

南史宋顧常侍愉清介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廓謂人曰我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唐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其妹是劉晏夫人晏方秉權常造廙延至燕室見

其門簾甚敝乃潛度廣狹以麄竹織成簾以贈庾
三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宋陳后山貧
至絫日不炊傳堯俞知之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
敢出曰予謂士處不足當使人遺於我至於不敢
言可以言介矣晉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
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予謂士
處有餘當使借於我至於無不敢言可以言惠矣
宋庾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

唐倹文好潔

好積聚而鄙悋若摘書為戒

洗牀齊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思遠之淸正潔便自其疾耳仲文領選通賄無厭至問客好牛好馬皆云無之政有佳驢便答言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贓穢若此獨好人潔豈非反耶

余於他書見好積聚而鄙悋幾人摘書以為戒南史曹虎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而晚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伎女食醬菜無重餚每好

景輒開座拍張向之齊王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見殺北史崔和官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菫惜錢不買子軌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又庫狄伏連者鄙恡愚狠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荳中分减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

豎儒一身不自樹立

物藏在別庫。至死時。惟著敝褌。而積絹至二萬疋
簿錄竝歸天府。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
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
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餒而
卒

北史。房文烈性溫柔。未甞瞋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
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
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爲吏部郎。倖入
故足贍俯仰。經霖雨便絕糧。至遣婢子入市。偷儒

火立郎此幾婢子弄光惟為房氏尾閭足困房氏矣唐王起敭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耄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謂祿仕之家不能樽節稍豐則飫及狗彘似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公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

居子去利以售盜賊之貪心奚居

今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不給贈賻北海曹昇官至黃門郎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而不營家以餒卒於鄴時人傷嘆之竪儒將身任天下之重此一身不自樹立至不免以生死託人人固何賴焉

南梁張率嗜酒不事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竟不問唐柳公權善書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計而主藏奴或

如續乃真不慧者

盜用。嘗貯杯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妾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君子之去利。以就義也。散財。以軫窮也。若。售盜賊之貪心焉。癸邪

梁廬陵王續。昵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既薨。世子憑罪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持乞汝。余謂此應固是遂非不慧也。廬陵多財為累。未及聘暴卒。而蚤歿貽禍其子。

至溉風致足尚

如續乃眞不慧者

梁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與之友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任與到夙厚賞好漫有此乞到不荅之以物而荅之以詩其風致足尚也按溉以淸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百結之云諒非欺友昉之死而其子便流離不振亦非人可得而

言事見以吝類俗

衣食類

梁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畡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畡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外入躬自營含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蓋俗禁冷屍入舍以爲不祥久矣况師友之間情謝天倫乎

元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迶輿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鋌莫有知者楊弟詰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之費我自

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識。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顧潤之者。嘗從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携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我斂之。

此格前固有之

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渊者嘆服仁榮台人潤之嘉興人予謂此三事足以省頹俗故亟而著之

沈約宋書恩倖傳論云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以一人名字分兩句道若尋常只當云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動京師耳然此格前固有之漢書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文選劉越石贈盧諶詩

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是也至宋亦有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之句

南史賈思伯與弟思仲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醻之鳳遂質其衣服時人謂之語曰賈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陰鳳留人衣及思伯遷南青州刺史之部送縑百疋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經師聚斂如此北史徐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服以待之名曰影質一時南北成俗眞師道之辱也古者師不制服賈書

志以爲有淺學之師有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而不悟且有影質之師師而至此䪨然市販之相與何服制之議之有

北魏高祖 遠過漢景 魏帝

北魏高祖宏爲太子生五歲即位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癰高祖親吮之及受禪悲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按此五歲兒也其篤性神解如此吮癰之年則生之三歲矣此其過漢景魏文遠矣

北史李崇魏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逎村置

置樓懸鼓自李崇始

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各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

宋薛季宣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令武昌縣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按世亂多盜所以弭盜之法莫良乎此獨宋向子韶知蘇州吳江縣太守孫公傑下令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子韶執不可曰鬬爭自此始矣是亦一見

古人不造謝舉主

義送事甚奇

北史僕射臨淮王彧表薦祖鴻勳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或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闕祖鴻勳何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古人不造謝舉主如此是乃所以為謝也不然曾市道而償諸則所以俟知已者薄矣

北史魏王叡以姿貌嬖於文明太后封王及薨將葬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士女謟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其葬也假親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哀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送

齊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義孝事甚奇宋蘇過范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禮事之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已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中矣某人不知為誰此兩人皆以名父之子爭相為義更奇也過東坡子溫淳夫子

夫為妻斬衰父為子割股

懷磚之俗昔號難治

唐有皇太后疾。而給事中闞朝隱沐浴為儀。伏身俎盤。以自祈代。宋有邊塞王妻病。而虞侯為割股以獻。兩事甚奇。然北燕王慕容熙。后苻氏卒。熙哭之絕而復甦。服斬衰食粥。逮葬毀北門以出喪車。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宋有呼延贇為將。其子病。贇割股為羹療之。夫為妻喪衰之如考妣。父為子病。療之如孝子之養父母。此一段更奇絕也

北史魏李延實。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辭去。帝曰。懷磚之俗。昔號難治。舅宜好用心。時黃門侍郎楊寬

在帝側不曉其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恭上民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大守初欲入境皆懷磚叩頭以美其義及其代還以磚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也巳未余自彰德移青州相知或舉以相嚇然余竊用自厲富文忠在青州將擊之耶若唐李實爲京兆其行也瓦石滿車是亦不待青州也

東魏楊氏法門華族播及椿津咸真名德爲時鉅公一代宗仰自今攷之族大而勢重越禮滋多所以

保家亦踈矣。播嘗爲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爲御史王基所劾。椿爲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史不稱誣也。椿爲司徒，華州人史底與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寇儁爲司空主簿日，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不直公論類若此。泉僊者，除東雍州刺史，郡人楊年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以下，多被凌侮，皆

父兄子弟相成

畏而不敢言僁便收之楊氏不軌不法貪橫爲殺動被繩彈兄弟尚然況厥苗裔殲族之禍未云不幸也

北齊崔劼二子拱撝並外任弟廓之從容謂曰拱撝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以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嘆服唐源乾曜爲相嘗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後又幸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而後公卿子弟始皆出

外補宋章惇雖窮兇稔惡而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迄無顯者范忠宣作相其子平正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正平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以恩例事僥倖愚謂世之爲大臣任其子者當如崔劼源乾曜章惇爲大臣任子者當如范子夷也此其父兄子弟交相成矣今指乾曜謂人尚硜硜不服兒童惇乎然或不如章惇多矣

北齊庾黔婁父易遘疾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

至所嘗父之弟
不何母

黔婁輒嘗之柳遐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惟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隋趙郡李士謙母曾嘔吐疑中毒因跪而嘗之田翼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唐張士嚴母病癰士嚴吮其血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宋顏衎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衎棄官侍疾歲餘父疾不能起衎親自擲矢未嘗少倦李虛已母喪明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嘗患癰極痛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父患

壽平元孫瑾事繼母唐嘗患癰吮之又喪目舐之尹翠杜佑皆父病嘗糞孫希賢卜勝榮皆母痢嘗血人子之事其父母當何所不至刲疾痛死生耶然諸若此亦罕矣誠難之與乃舐秦王痔吮漢帝癰嘗淮陽王糞寵湯與大總管閻膿嘗御史大夫便液奉五郎溺器御僧懷義馬挽公主車拂中書丞相鬚拭相公帶尾垢濯太尉足何代不乏賢也舐痔見列子吮癰鄧通事見漢書北史齊和士開寵貴至極封淮陽王錄尚書朝士多相附會爲其

假子有一士人曾參士開疾患醫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唐書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其指沾其膿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郭弘霸為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侯弘霸獨後人憂見顏間請視便溺即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宋之問為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時張易之

等烝昵寵甚時人以五郎目之而之問傾心媚附至爲之奉溺器蘇懷義方承寵武三思痛屈節爲懷義御馬趙履溫謂事安樂公主嘗褫朝服以項挽其車拂鬚丁謂事見宋史又崔公度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不避嘗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譬池筆記李憲用事士夫皆奴事之彭孫氣焰公卿然嘗爲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

北史王思政都督荊州刺史嘗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脩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予謂思政廉矣然送上不若惠下盍錄之州藏乎其賜錢亦當辭不然是責償也元廉希憲行北京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匹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美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爲功與其它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此老名利俱不貪眞不愧乃姓矣

周李萬歲嘗獵於菠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今之李將軍也。按夜行疑虎射石沒金。李廣前有熊渠子。呂覽亦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又宋史何灌與遼人戰。灌迎高射之。洞輒守。或著崖石。皆沒鏃。則灌之中石。又不特疑之以虎矣

後周王罷鎮河陽。嘗有朝使至。爲設食。使乃裂去餅緣。公怒曰。耕種牧獲。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

少。公之選擇棄物。必是未餕。命左右徹之。唐李英
公爲相。有鄉人過宅。爲設食。客去其餅緣。公即責
之。餅緣甚微。而二公重惜之如此。因攷唐太宗
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徉
爲不悟。更徐拭而便啗之。帝迺已。肅宗爲太子時。
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
宗既割。餘污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
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夫
玉食惟辟。而一餅之愛乎。迺不忍暴殄天物。不敢

忘祿譽之勲難其帝王盛德也萬乘且然況寒士哉

祖珽嘗曰陛下殺臣臣得名不殺臣陛下得名珽小人也刃在其頸然雋乎其言之有味焉今人主莫不與臣下爭名見臣下諍已者延之曰爾自為名謗我不知殺一諍臣是自宣謗也還予之名矣齊文宣之不道也末年而甚裴謁之正諫之文宣怒將殺之士敬色辭不移帝曰痴乎敢哉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刃嘆曰小子望我殺爾

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周宣帝盛暴。京兆丞樂運輿櫬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巖請見於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余以爲善劫取臣下名者。周宣帝文宣也

讀魏徵隋書云。周宣帝崩。靜帝立。幼冲。隋高祖以后父之尊。矯詔入總朝政。陰圖篡逆。天下洶洶。兵起。於是尉遲迥起相州。王謙起益州。司馬消難起郢

州畢王賢欲圖堅趙王招越王盛繼之皆踵未旋敗今隋書迥謙曰反曰亂曰逆曰作亂曰構逆賢招盛曰爲變曰陰謀其死皆曰誅又以疑忌殺陳王純代王達滕王逌皆曰誅書帝孝寬梁睿之師皆曰討隋高祖之崩煬帝爲太子實弒之血濺於屛風今高祖紀書疾甚與群臣握手歔欷相辭訣又備書遺詔書崩煬帝紀書即皇帝位皆不書弒史爲誅亂臣賊子作當其時則諱失其事則疑非疑非諱徵爲何書乎徒使亂臣賊子不長氣耶

隋書孝義傳首列陸彥師特書其父喪結廬依墓負土成墳一事耳祖父事魏俱至顯官身又爲魏襄城王元旭參軍入齊歷任至中書黃門侍郎出爲太守周授載師下大夫轉少納言封男楊堅篡周尉迥起兵彥師即委妻子逃歸長安周亡隋拜尚書左丞封子平生踐歷如是事君不忠尚稱孝乎

隋盧昌衡見謂公平蘇威爲冢宰亦考之曰德爲世表行爲世則雅重國論若此惜其仕魏歷齊更周及隋卒於大業假令毋死須臾且行與裴矩虞世

同傳而自相牴牾

某。結綬入唐矣。廼知德行氣節。猶是兩事。王祥之孝。褚淵之清。而改面反主。非不脩也。或曰亦爲其德行非顏閔也乎

裴矩始事齊無聞焉。已事隋則不遺其餘力以亡隋。葢將爲唐歐除耶。其精明多識。所謂小有材足以行其惡而已。獨傳言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穢聲。予甚疑之。及觀楊恭仁傳廼言宇文述裴蘊與矩。參掌選事。皆受賄不法。然則本傳誤也。安得如躋蹠廉哉。然矩恭仁本同傳。而

李士謙刑罰論

自相牴牾若此可謂疏矣

隋史李士謙嘗論刑罰畧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則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體○按隋時高祖用法嚴

峻嘗患令史贓汙，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此賊不族重也。盜一錢者棄市，有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即時行决。小盜者爾，大盜如何？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不盜者爾，盜又如何？所謂慮擬於秋荼，網踰於朝脛者，不虛矣。士譏之論，豈寄乎傷時？然使論也行，則所以生人於死，豈有涯哉

龍門子凝道記：婦事舅姑，舅有殺其父者，如之何？曰：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天合者不可離，人合者則惟

有殺其父者如之何

義所在何如耳。舅殺其父。則義乖矣。義乖則途人而已也。夫何舅之爲。離而去之可也。去之可再適人乎。曰不可也。婦人於禮不再適也。按齊東埜語宋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婦不孝。官爲逮問。則婦之父爲人毆死。楊亦與焉。獄未竟而覃霈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其後楊又訟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瑶以爲雖有讐隙。既仍爲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百上振孫。時以倅攝郡。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合離皆許

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蓋謂此類況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間楊罪既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既失之矣若楊婦不去於舅姑則爲友親事讐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法爲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並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即符此論然則夫有殺其妻之父母其妻則如何白虎通云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也悖逆人倫殺妻父母義絕乃得去也則去之可也又夢谿

筆談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即爲義絕。况身謀殺。不應復坐。刑曹此論。是矣。爲其夫忿起於一朝。而其妻曾不與聞乎故者。方其下手之時。大義已絕。不得復坐。以爲夫之婦而併案其父之女也。斷其夫以法。而離其妻以義可也。曰妻歸而更適可乎。不可也。猶爲其故夫有恩乎。曰非然也。婦無二夫者義也。夫一朝而二天焉。尚可以視息乎。爲之婦者。抱塊茹荼以終其身可也。又

按南史齊大司馬王敬則反于會稽。至曲阿敗死。敬則子壻謝朓。先時告之也。朓遂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朓妻常懷刃欲刺朓。朓不敢見。隋書煬帝長女南陽公主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及宇文化及弑逆。竇建德誅之。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以化及當族滅。以公主之子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

於東都。王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婦。王拒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不得已拜辭而去。[illegible]與士及。非手刃其妻之父。敵則又實反謀。而二妻處之若此。

漢郃陽任延壽之妻季兒。兒季宗與延壽有隙。延壽陰殺之。會赦得免。乃以告季兒。季兒遂號哭求去。延壽慚曰。汝何不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遂自經而死。

隋宇文化及之弑立也。許善心以不謁賀被殺。忠於

許善心以不詔賛被殺

事隋者夫雖然往陳之使也繫於隋而終事之不死于陳之亡而死于隋之亂死晚矣或曰陳之亡也善心披衰藉草東向號焉雪涕而受命得已乎曰婦之夫臣之君也婦人亡其夫終喪而嫁賢於奪哀以奉所歡矣然貞婦乎

中篇卷之二十六